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創作論述



指導教授：段存真 助理教授

研究生：周妙文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2 日

東海大學美術系
碩士在職專班

周妙文 君所撰碩士論文：

「情緒中的輪廓」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會

徐嘒壠(徐嘒壠)

邱建銘(邱建銘)

指導教授 段存真(段存真)

系主任 張惠蘭(張惠蘭)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

摘要

以梳理自己過往一路的創作形式，在既有嚴謹的創作方式和慣性思維包覆與粉飾太平的壓抑式創作中，習慣讓自己的作品，在創作裡呈現一種完形狀態，雖然有著美好女性形貌外在的創作表現，其實是隱含著一種刻意建構美好外在的粉飾，但卻是有著內心與外在矛盾衝突的壓抑。

自己想重新以陶土媒材的創作，將在生活裡與創作中，不曾提及的原生家庭生命經驗，述說隱匿於內心父親酗酒、暴力、憂鬱下的成長心路，將屬個人曾經情緒中的狀態，所累積衍生成的內在陰影，化為具體形象的輪廓造形概念，做為新的創作表現形式。希望在一次次形塑中，輸出封存於內在困擾已久的情緒障礙，藉由述說生命經驗中曾經的情緒，以陶土雕塑重新觀看自我，也重新給予自己在創作形式上另一種呈現的可能和自由。

透過在這些生命經驗元素裡重新汲取養份，而於創作中凝煉出內在情感的真實面對與自覺，建立新階段的自我，從新認識自己和自己的創作、自己身處的環境、自己的意志，探求自我存在的價值。在這些思維脈絡下，牽引我更加堅定，朝更純粹雕塑性的手法表現，重新認識體會陶土媒材的物理性特質與變化的心境，將創作意念與自我自覺意識的內在情緒揉合，直接情感表露，只為單一形塑，讓情緒噴發在雕塑形式的創作中，讓其所釋放的情緒化為具體造形，在視覺中能夠更明確被看見。

而正視面對過去不好的情緒陰影包伏，找到真正能自在淡然面對生命繼續的方向，相對釋放被封存已久的負面能量，藉以激發自己不再陷於拘泥、束縛，且能夠在創作當下隨意順勢發展，回歸生命情感的簡單與純粹，如同泥土材料回復於物質本身的純粹，不再有過多遮蔽與掩飾，以全新的角度體驗陶土，而浸潤於創作中時得到更多的想像發展與自由。

關鍵字：情緒、輪廓、陶塑

Abstract

By sorting out my creative forms in the past, I analyze the rigorous way of creation. Under the covered inertia thinking and within the whitewashed oppressive creation, it is customary for me to present the works in a perfect form in the creation. The creative expression of beautiful female appearance implies a deliberat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exterior whitewash, but there is a repress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order to re-create the art works of clay material, I narrate my original family life experience which has never been mentioned in my life and creations, and I express the growth of my mentality through the emotions towards my father's alcoholism, violence and depression hidden in my inner heart, transforming the accumulated and derived emotional shadow from the state of my personal past emotions into a concretely specific image concept of the emotional outline as a new form of creative expression. I hope that the long-disturbed emotional obstacles enclosed in the heart can be output in the repeated moulding process. By narrating the emotions, my self will be re-reviewed in the clay sculptures, which also give me another possibility and freedom to present in the form of creation.

Through re-drawing nourishment from these elements of life experience, I can establish a new stage of self from the true face and consciousness of condensed inner emotions in creation, re-recognize my self and my creation, my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my will, and explore my value of self-existence.

Under these thinking contexts, I am more determined and more purely sculptural technique-oriented, and re-understand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mood of the clay materials, combining the creative ideas with the inner emotions of self-consciousness, expressing the emotions directly. It is only a single shape, allowing my emotions sprayed in the creation of sculpture forms, so that the emotions released by them are transformed into concrete shapes, which can be seen more clearly in vision.

Facing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bad moods, I find the direction on the road towards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freely and indifferently. I release the negative energy stored for a long time so as to stimulate my self to stop being stuck in the bondage and restraint, and to be able to freely follow the stream of my ideas at the moment of creation for returning to the simplicity and purity of life emotions, just as the clay material, returning to the purity of matter itself and no more so much concealment and disguise, experiencing the clay from a new viewpoint, getting more imagination development and freedom while immersed in the creation.

Key words: emotion, outline, shape, pottery

目次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次	IV
圖目錄	VI
第一章 人生的禮物	1
第一節 遇見陶	1
第二節 凝結情緒	3
第二章 粉飾太平	6
第一節 柔軟的依附	6
第二節 慣性思維的包覆	9
第三章 在情緒中爆炸	11
第一節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11
第二節 逸出框架	14
第四章 自我覺察	22
第一節 尋找 · 我是誰	23
第二節 內在的聲音	25

第三節 面對	26
第四節 顯影共存	30
第五章 邁向釋然	38
參考文獻	41

圖目錄

圖 1 周妙文〈滿堂彩〉，1997，瓷土、釉，氧化燒，1225°C，33x33x33CM。	8
圖 2 周妙文〈夏荷〉，1997，瓷土、釉，還原燒，1225°C，42x42x38CM。	8
圖 3 周妙文〈春意〉，2000，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銅，還原燒，1225°C，19x12.5x35CM.....	8
圖 4 周妙文〈烏金釉銅把雙壺〉，2002，陶土、釉、銅，還原燒，1225°C，16x16x20CM.....	8
圖 5 周妙文〈溫柔婉約〉，2006，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還原燒，1225°C，36x32x66CM.....	10
圖 6 周妙文〈嫁妍〉，2006，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還原燒，1225°C，48x20x58CM.....	10
圖 7 周妙文〈堆疊死亡〉，2018，熟料陶土、熟料瓷土，還原燒，1225°C，100x100x100 CM.....	13
圖 8 周妙文〈 桀困中的無奈〉，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22x26x46 CM	16
圖 9 周妙文〈無能為力的衰老靈魂〉，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還原燒，1225°C，36.5x30x44CM	17
圖 10 周妙文〈震顫中的無畏之士〉，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19.5 x28.5x44.5CM	18
圖 11 周妙文〈不安的斜睨系列〉，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26x23x31CM.....	19
圖 12 周妙文〈不安的斜睨系列〉，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26x23x31CM.....	19
圖 13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21.5x20x23.5CM	20
圖 14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26x25x39.5CM	20
圖 15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33x24x36CM	20
圖 16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1225°C，30x24.5x35.5CM	20
圖 17 周妙文〈憤怒的顯影〉，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鐵絲，氧化燒，1225°C，39 x37x60 CM...21	21
圖 18 周妙文〈恐懼不安中的無助〉，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釉，氧化燒，1225°C，23x30x32CM。	24

圖 19 周妙文〈抑制 \ 意志〉,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 氧化燒, 1225°C, 49.5x27x54.5CM。.....	24
圖 20 周妙文〈歇斯底里的憤慨〉,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鐵絲, 氧化燒, 1225°C, 31x30x42CM。.....	28
圖 21 周妙文〈不堪中的無奈〉,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釉, 氧化燒, 1225°C, 23x21.5x39CM.	29
圖 22 周妙文 〈祭奠〉,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28.5x23.5x40CM.....	31
圖 23 周妙文 〈祭奠〉,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23x23.5x38CM	31
圖 24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5x10.5x23CM.....	33
圖 25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4.5x12x27.5CM.....	33
圖 26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3x13.5x26CM.....	34
圖 27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7.5x8.5x24.5CM, 9.5x6.5x21CM , 9.3x6.5x27.5CM.....	34
圖 28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1.2x12x22.5CM.....	34
圖 29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2x10.5x18.5CM.....	34
圖 30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3.5x8x23.5CM.....	35
圖 31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10.5x8x28.5CM.....	35
圖 32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6.5x7x21.5CM.....	35
圖 33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6.8x6.5x28CM.....	35
圖 34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18x20x34CM.....	36
圖 35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15x16x25.4CM.....	36
圖 36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16x24.5x32.4CM.....	36
圖 37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22x20.7x36.6CM.....	36
圖 38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化妝土, 還原燒, 1225°C, 16.3x24x31CM	37
圖 39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化妝土, 還原燒, 1225°C, 16.3x18.3x25.5CM	37
圖 40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 熟料陶土, 化妝土, 還原燒, 1225°C, 16.3x18.3x25.5CM	

圖 41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2019，熟料陶土，化妝土， 1225°C ， $15\times21.5\times26\text{CM}$ 37

第一章 人生的禮物

老天爺給每個人總有一份安排，不論這安排需要多大的試煉都有它的價值。而每個人的人生也如上天給的福袋，無論打開時是驚喜還是驚嚇都已無法拒絕！

第一節 遇見陶

高中選讀美術工藝科，卻因學校科系課程的變更，偏重了工藝類發展，因此進入另一個新鮮的學習開端，這個階段從平面的繪畫幻想中直接轉為接觸各類立體媒材，舉凡木作、編織、金屬、壓克力、還有陶土，都是學習的內容，而就是於此時與陶不期而遇，開啟了對陶的認識。而對於陶藝並沒有刻意選擇，也許是一份冥冥之中的際遇，在接觸陶土後，在懵懂中的心靈，奠定了對陶土的喜歡和想追尋的念想。

進入專科後的美工科，因沒有陶藝專門科系可選讀，於是進了商業設計，就這樣對陶停止了兩年的接觸，從此也沒想往後能夠再與陶相遇，然而專科畢業後，就在尋思就業方向時，另一次陶土緣份的召喚，適逢學長陶藝工作室需要助手，以當時求職條件離家近父母放心，對陶仍保有當初遇見的喜愛，這時才真正進入學習專業作陶的道路。開始在陶藝學徒的路上，練土、拉坯、塑型、上釉、彩繪塗裝的各種技巧的技術養成中浸泡。

技職學校是為未來就業做準備，課程中理所當然減少了能再升學的內容和條件，不升學是想逃離在以父權意識為主導的原生家庭。父親在他傳統農業時期年代，因身為長子長孫，為分擔大家庭的生計，順從長輩反對繼續讀書的命令，在小學後就此與

唸書無緣，背負家庭經濟以及種種在那個時代家庭中，對他不公平對待的沈重和求學不得的壓抑，這時期的父親已經在多年累積的情緒中，藉由酒精的買醉麻痹，試圖解套他無法言語的不滿情緒，而也是自己想趕快逃離當下無法改變的家庭窘境，被迫的唯一方法。

雖然在美工科中仍有一些基礎繪畫訓練，但以工藝為前提的課程，是當時學校美工科體制為培育技職學生的發展重點，課程內容已不再是當初所想的純粹繪畫，當時除了少數同學選擇離開繼續堅持繪畫夢想外，大部分同學都留了下來，共同面對未知體驗，開始接受新的冒險。在各類工藝的概念知識與技術訓練中，陶瓷媒材特質完全擄惑了我的情感，喜歡濕軟泥土在十指間揉合的感覺，那份在勞動中與自己的純粹相處，單存的自我存在感，形塑間追逐著坯體消失在空氣中的水分，以不用語言表達的形式默默勞動，過程中能引領我的思緒，考驗著我的判斷與毅力，在時間中面對等待的耐性，這樣無聲的對話，將內向靦腆性格的我，不善也不敢外顯的情緒意識注入陶土，讓自己感覺有了一份安全的依附。

選擇就業是希望盡快有獨力經濟養活自己的能力，就此離開因父親憂鬱酗酒而令人不快的家。但在父親強烈希望我繼續升學的意識，予我開出條件，只要繼續唸書他將戒酒，在高中將近畢業的當時，腦海裡只單純想著父親若能戒酒，生活中的一切都應該會將之天下太平。與其說父親是鼓勵我繼續升學，實則是圓其失學的遺憾，而我帶著奮力一搏的勇氣，開始啃讀技職美工科沒上過的課，吃力的為聯考做準備。幸運的我拜當時四校聯招讓我在危險邊際登記到學校，但父親並沒實現他的戒酒承諾，反而說他用心良苦，而我則帶著被欺騙的抑鬱，繼續開始兩年的專科生涯。

第二節 凝結情緒

人生無論是幸福美滿亦或命運多舛，生命個體的起伏總離不開情緒的伴隨。在原生家庭中承載了父親的抑鬱情緒，也醞釀了自己，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既敏感且脆弱，像是一隻寄居蟹，受到驚嚇與異動就縮進自以為安全的小殼，渾然忘記自己仍是裸露在別人看得見的眼光裡。命運也許真是冥冥之中，在生命日益增大的缺口，引領我遇見陶，讓我能以陶為伴而有份慰藉與依附的寄託，以及無從出口的情緒接收。走進陶藝創作已二十幾個年頭，方了解自己是以如此凝結情緒的方式，與陶互相依存走到現下的這個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父母與家庭是無從選擇，緣分的起始誰也說不清，在傳統觀念背景成長的我，縱使父母有萬般的不是，古人的訓誨，家庭倫理的固念，「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耳盼、腦海與意識裡建置的深刻且不容違逆。而小時候也因需經濟依附與家的關護，為人子女更是無法抵禦，每每在父親酒後的自殘、傷害、威脅的恐懼陰影下，忍耐與順從是母親與我們子女，最消極思維無邏輯的無能妥協。母親也在一遍遍父親酒後的暴力和酒醒懺悔，及不斷的重複原諒後再被施暴，還是會對著孩子說，原諒他吧！因為過去的磨難致使父親有太多的不堪，為人子女就多體諒要孝順。

於是父親的角色就像一只緊箍咒，當咒語響起不忍心與不能不孝順之虞的愧疚與罪惡感，讓我們主動順服且無能。生命存在的無能感與無法改變當時景況的無力，自我存在價值產生深遠的質疑。也造就了自我性格的矛盾、疑慮、不安、不自信、怯弱，且神經質的異常敏感。致使在與人相處的互動過程中，對事物與感受都無法述諸於言語，畏懼置身於人群，恐懼吵雜與巨大的聲響，對旁人的談話內容是否有所指涉也會

分外焦慮，別人言語間的無心，都是種無法承受的脆弱與壓力。

對過往父親酒後的種種失格行為，年紀尚輕的自己無以為計，覺得無法保護母親是自己的錯，沒有能力改變父親是自己的無能，對生命充滿著挫敗，在這樣的環境氛圍裡生活著，對未來只有一片惆悵和黯淡的無可寄望，是一種對抗當時自身存在而無能為力的負罪感，更別說能去思考也許無能並不是自己的錯。而當時的我只能寄情於陶土，從創作中紓解因過往的無能而產生的悲傷情緒。

尋思昔日，因父親醉酒後製造的種種事件所引起家庭的不快，作陶儼然已是成為撫慰此情緒的習慣。如今實際存在的父親已不存在，父親威權意識的巨石瞬時崩解，猶如最後一顆地雷爆炸危機被宣告拆解，藏於內在難以抵抗的莫名焦慮似乎如霧氣般漸漸散開，但長期積累於身體內的焦慮不安和恐懼又該如何化解。在亟欲尋求切割過去受父親影響的自己而所驅使的動力下，於是將自身投入一個新的學習場域，回到校園進入研究所，藉以迫使自己開始找尋方法釐清過往重新梳理。

從審視過往一路的創作形式開始，都是以強調裝飾性技法表現為主，於傳統器形至造形表現，作品都在圖繪裝飾下美美的呈現，以一種盡可能平撫且壓抑情緒轉換注意力的創作方式，避而不談隱匿於深沈內在的家庭問題。只希望安渡過當時的每個夜晚，也期望沒人會知道自身有這樣酗酒父親和充滿晦暗的家庭，而過往的創作形式就像是對此情緒最大的掩飾。

在期盼對未來能有所改變的強烈意念下重新思索，於是開始試著學習釋放内心深層的隱私，以原生家庭父親所牽動情緒的生命經驗為創作主軸，將這些封存且蓄積已久的情緒，以陶土形塑化為實際的立體作品，嘗試將抽象感知的情緒，化為形塑具體

的雕塑，傳達承載因成長背景的生命經驗而蓄積的情緒陰影，形塑曾經的焦慮、恐懼、神經質、憤怒、歇斯底里等等，將身體當下回溯過往的情緒感知，用身體自覺意識帶動雙手隨心念而走。

在陶土以它最安靜的方式和柔軟，接收了我給予的所有，是輕柔的、是粗爆的、是洩憤的，都紀錄著當下過程，也印記與過往種種所交織而成的情緒反應。循序漸進下逐步捏塑堆疊，也透過在立體作品整體結構如何支撐的思考過程，讓我得以能逐漸沈澱、冷卻，慢慢回歸平靜，分離出於我深藏內在的沸騰情緒。也藉由情緒的雕塑重新觀看自我，正視過去存有的情緒陰影，冀望就此脫離上一代給予的情緒禁錮，輸出封存於內在困擾已久的情緒障礙。也重新給予自己在創作上另一種呈現的可能和自由。

第二章 粉飾太平

有些人可能早已離開你的生命，但你心裡明白，他對你的影響還持續存在。當你與現下環境中的人物相處時，那些熟悉或想遺忘的反應，還是不受控制地從心靈深處浮現出來，這些人事物明明已經好久以前的經驗了，卻實不實地與現在的經驗糾結在一起，影響我們對於人我關係的解讀與感受。¹

有些人是哪些人自己都心裡明白，尤其是因傷害而影響你致遠的生命，他的生命結束，並不代表你曾經痛過的生命經歷會從此消失，只是化成無數的感受和可能，隱藏在自己的身體裡。不快的記憶我們都想試圖遺忘，但刻意卻騙不了被狹持已久遺留在身體裡的不舒服感受，情緒仍還是會繼續生產讓我們內心糾結而無助的感受。

第一節 柔軟的依附

因是始於原生家庭父親威權的形象，加乘父親長期酗酒和暴力威嚇，母親則隱忍且懦弱的委曲求全，在長時間所積累的父權陰影與暴力恐懼，形成一份無法自我肯定的不自信，而這份於內的私密情感，則隱匿於陶藝創作中，默默衍生為情感依附的寄託。冀求沈浸於柔軟陶土帶來的勞動能讓自己投入一份真空，轉移因暴力氛圍積累的

¹ 許皓宜（2018）。《情緒陰影》。台北市：遠流。頁 57。

不安與憂懼，和無所適從之情緒的最好出口。

陶藝學徒階段的日子是在拉坯、塑形、調色、配釉、圖飾彩繪等等的技術中重複訓練，面對陶藝技藝養成，磨鍊我專注的意志，做陶工作的勞動付出支撐了我的精神，也藉由這份陶藝工作轉換抽離所面臨的精神壓力，讓自己的情緒能有短暫喘息和片刻平撫。這樣以陶瓷為材料，透過造型、釉色、燒成等等的技法養成，是我從事陶藝工作後學習而具足的技藝，也是有能力養活自己的一技之長。從 1993 年初出到 1995 年間成立屬於自己的陶藝工作室，延續於學徒期間所接觸熟識的做陶方式與內容，在陶瓷土材料中交互運用，白淨的瓷土，顯色鮮明華麗，陶土的胎體則因帶鐵質成分較高讓釉色質樸。製作品項大部份為茶器具、花器與蓋罐等等生活實用類器皿，作品則以各式飽滿圓潤的傳統器型做為表現的開始，各色化妝土及多種釉色和草花圖紋的描摹、刻畫、填繪，皆是在土坯不經素燒的方式圖妝燒製完成，風格為裝飾性的視覺效果。此時也開始透過參與比賽來自我歷練而尋求自我肯定，盼能有獲獎的成果，慰藉與榮譽父母。

在收集可以做為表現的各種圖紋中，喜歡植物草花重複衍生的形式表現，想從植物不斷蔓延的生息薰染中，讓自己為生命找到更有力量的方式存在下去。而獨自一人工作室，讓我免去與人應對互動的焦慮，但思緒卻也常常躁動不止，希望在藉著身體做陶的全然投入，安定內心的恐懼和憤怒衝動。這些的路徑過程，父親仍是買醉中的父親，依舊在不斷因酒醉發生意外，接到母親緊急來電需要趕往醫院，在著急慌亂心情的日子中反覆循環。複雜的情緒也猶如作品上的植物圖紋，密集重複的不斷生長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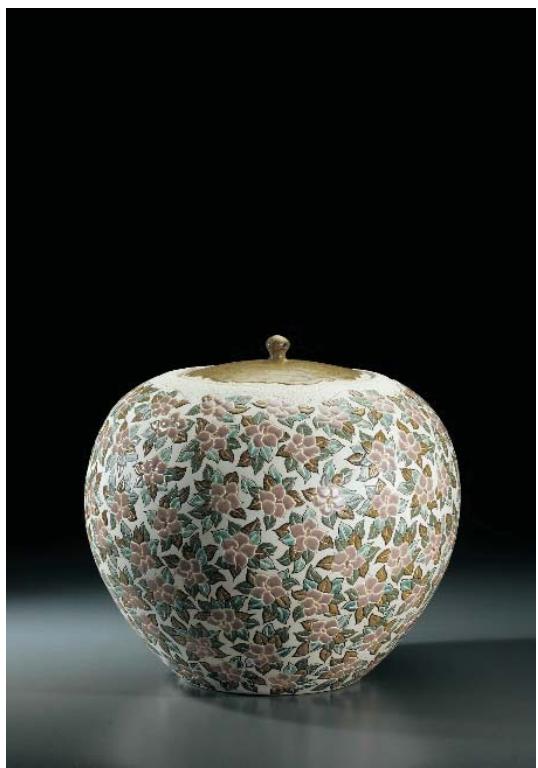


圖 1 周妙文〈滿堂彩〉，1997，瓷土、釉，氧化燒， 1225°c ， $33\times33\times33\text{cm}$ 。



圖 2 周妙文〈夏荷〉，1997，瓷土、釉，還原燒， 1225°c ， $42\times42\times38\text{cm}$ 。



圖 3 周妙文〈春意〉，2000，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銅，還原燒， 1225°c ， $19\times12.5\times35\text{cm}$



圖 4 周妙文〈烏金釉銅把雙壺〉，2002，陶土、釉、銅，還原燒， 1225°c ， $16\times16\times20\text{cm}$

第二節 慣性思維的包覆

封建社會的觀念遺毒至今還是存留，且仍然體現在當時於我的原生家庭中。舊有男性為主的社會家庭結構，讓我們充斥在父親威權意識的壓制，母親被抑制成為無以違抗的順從，且在習慣中被圈制而認份，只能在父親背後哀嘆一切都是命。也許是受桎梏於傳統東方女性思維的母親影響，相信自己只要忍耐做好屬於妻子本分，家庭就能完整的心態，造就自我也不知不覺的朝著這樣的性格發展，不敢有屬於自己的思想是臻默、是順從，無法改變當下景況的我，唯有依附於陶藝創作。

這樣的思維也無形植入了我的創作和形式中，成為一種習慣的模式。2000-2004年間的國家工藝獎三等獎作品（戲角），與大墩美展工藝類第一名作品（女伶之妍）的展開，進入造形的創作階段。將原本在傳統器型鮮豔亮麗的裝飾性技法應用於造形創作上，以一系列仕女形式的女性頭像為創作主題的呈現，透過植物枝葉繁茂和花草藤蔓強韌生命力意像的圖紋裝飾，隱喻女性在家庭裡呈現的堅毅忍耐與孕育繁衍的角色，而在具華麗裝飾表現的外表形象，充滿著女性的溫婉，含蓄，羞澀、嫋淑與典雅，予以女性都是美好形像為創作的揀擇，充斥著一種刻意建構的美好外在粉飾，如現實中的自己，盡其希望得到關注與讚美，殊不知是種將其真實情緒，藏匿於圖飾華麗的花卉裝飾裏。

然而微目閉眼甚少情感洩露的面目表情裡，卻又有一種內在與外在矛盾衝突的行徑，似乎並不是如表象所顯示的沈靜和從容，而是在於原生家庭以父權意識，以及男性期許的觀點模式下，無意識的習慣所賦與的刻意隱藏，一種為了隱匿埋藏於內心的無助怯懦、恐懼、憤怒，和無從抵抗的無奈情緒，遮蔽不願給人窺視内心真正情感的

外在表像，希望忽略而將自我意志沈於隱匿的表情裡。在這種種跡象中，已透著當時自我潛意識埋入創作的情緒心境，所留下現今自我審視的線索。

看著此系列階段的創作思索，雖說是從傳統形式向立體塑形的另一階段邁進，但仍是在傳統器型製作的思維中套了框架。而我能有怎樣新的自我？是像此階段所創造的女性形象繼續在含蓄、嫋靜的婉約中自我陶醉，還是能以再剛毅一點果斷一些的精神思忖，向內心尋找另一個隱藏已久的自己。而我該是誰！希望在此刻能有所重新看待，也藉由研究所階段的開始，且在刻意想徹底改變的創作形式裡，迎向自己以前從不敢輕易嘗試的可能，開使用一件件飽含情緒的塑形作品衍化掏洗，自我期許不再被因父親情緒陰影困絆，而找到真正有屬於我是誰！我能是誰！我可以是誰的意志自由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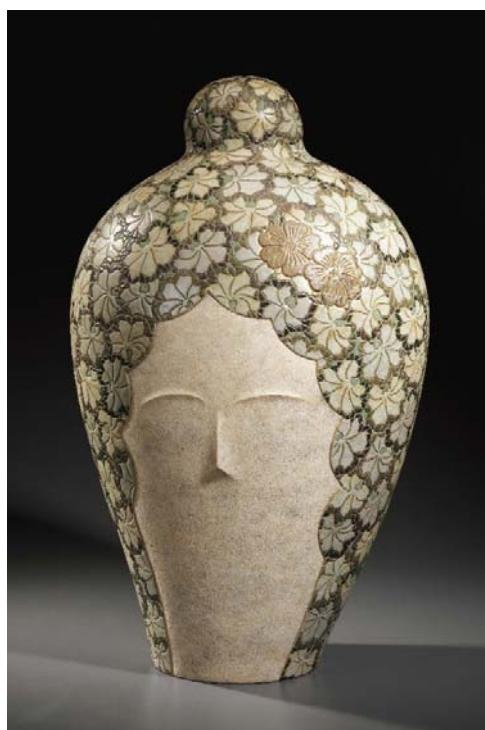


圖 5 周妙文〈溫柔婉約〉，2006，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還原燒， 1225°c ，
36x32x66cm



圖 6 周妙文〈嫁妍〉，2006，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還原燒， 1225°c ，48x20x58cm

第三章 在情緒中爆炸

我們的熱情或情感是隨生命而來，無可選擇，正如我們不能揀擇父母一樣，我們不幸天生就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是事實。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生來就冷心的；當我們漸次失掉那種少年心時，我們才會逐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情。²

血緣與親情的連結總是與生俱來不可抹滅，父母予以孩子是最早的依存，也是最純粹的信任，孩童時期總是透過閃著單純的雙眼渴求父母多一點的關愛，但隨著日漸成長的年歲，感受父母也有屬於他們無法解決的情緒，在某些沒耐心而造成失誤的傷害中，孩子和父母於情緒不同調的狀態，也沒人教會他們該如何覺察，於是導致了日益增長的情感斷裂，逐漸因無法冀求的情感倚重而失去了信任，對愛的熱情也會漸次消逝。

第一節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父親於 2015 年 3 月 12 日午，驟然停止他的心跳。接到母親焦急來電，慌忙地驅車飛奔趕回，我不是父親唯一的子女，但是個時間彈性的自由工作者，兄姐不是距離

² 林語堂 (1971)。《林語堂思想與生活》。德華出版社。頁 17。

遙遠就是上班中，第一時間衝進家門，看到父親嘴巴微張仰臥在床沿面色青黃，母親慌亂拍打著父親臉頰，試圖喚醒這個長久對她不管是精神亦或是身體施虐的丈夫，但卻忘記先播打 110。等待救護車，聽著電話中的救護人員，指示該如何施行心臟按壓的初步急救，碰觸父親無意識的身體，身體依然是溫熱的，但是在幾小時後他卻就已經涼透。人生第一次如此接近看見親人的生命在眼前消逝，能得知那叫死亡，卻不知死亡是怎樣一個感受，當下空白的腦海，只剩聽到自己胸腔內急速的心跳聲。

他自此不留隻字片語的從我們家庭成員中離席，留下無言的我們對他既愛又恨。一切事過境遷後回到我的陶土世界裡，當獨自一人面對創作過程，每每腦海中總會重複著當初父親倒下，於死亡的邊際，停止呼吸窒息前可能襲來恐懼的面孔，在如此深刻情境所生起的念頭，我想感受窒息無法呼吸的當下，會給自己有多大的恐懼，於是試圖在陶藝創作中，尋找當時令我慌亂惶恐呼吸困難的片段和感受父親死亡的感受。

以前總聽親戚朋友說「這個女兒最像父親」，當時的念頭就只想以存有父親 DNA 軌跡的臉，複製一直浮現於眼前，父親緊閉雙眼死亡前一刻那張沈默青黃的臉，沒有原由只想這麼做。我將摻入了熟料的陶土擀成薄片，以自己的臉為印模，將陶片置放在自己的臉上，以陶土濕潤柔軟的延展性，雙手循著骨骼凸起的稜線用力，壓印出臉的形狀與輪廓，陶片緊貼著臉沒有孔洞和縫隙，當我用手按壓自己的臉試圖讓五官輪廓更明顯時，在沒有孔隙片狀陶土底下的我，空氣來源被阻隔，隨後短短幾秒內便襲來無法呼吸的困難，剎那間的窒息感讓我產生恐懼，短暫體驗到什麼是窒息。

那種無法呼吸的莫名恐慌讓心臟有種漏跳，雖然雙手是自由可輕鬆地移開臉上貼緊的薄土，但人性恐懼死亡的陰影天生使然，自己也說不出這是個什麼詭異的心境，或許是對當時面對父親死亡的感受還無法褪去的衝擊，在內心重複思索對生命意義為

何而不解的焦慮，而我則在一次次的重複壓印臉面的輪廓下，強迫自己體驗死亡前的無法呼吸，看著一副副成形的陶土臉面，像是父親倒下接近死亡前的深刻印記，反覆在我腦海中剎那表情的不斷重複，似乎提醒著對當初面對父親死亡時的無措與惶恐。



圖 7 周妙文〈堆疊死亡〉，2018，熟料陶土、熟料瓷土，還原燒， 1225°c ， $100\times100\times100\text{ cm}$

如果說死亡可以堆砌，活著的人能夠怎樣嘗試多少接近死亡感受的方式，方能堆疊到最接近真正所謂死亡的經歷。重複再重複的壓印臉部輪廓感受窒息，也許是對當時父親生命消逝中的無以為計和不知所措，不知道這是一種自我懲罰，抑或是自己在面對死亡恐懼所生出的綿長焦慮，還是另一種內在聲音的象徵，終是自身為了隱藏的敏感脆弱和不自信，所戴上隔離真實情緒的面具，而隨著父親的逝去正一個一個的在開始褪去卸除。

第二節 逸出框架

究其以往的創作形式，極力的雕琢造形，固執的且執著所謂線條的流暢，面的觸摸需要是平整，將存在於坯體上的肌理與粗糙，盡可能的整平去除，不留下塑形過程的路徑與脈絡，致力於不帶任何筆觸不留半點肌理存在，甚而乾燥後的坯體再一次整磨，菜瓜布砂紙也都用上。拍上顏色時仍然要如平塗般的均勻，一層一層的疊拍盡力覆蓋，之後又極盡的小心翼翼在拋磨中破壞，將被堆疊於坯體下不同的色彩再度暴露，但表面依然需平整光滑，不能留下破壞的傷痕得保持完整。在高度的防塵口罩下施作，夏天忍受著酷暑悶熱，口罩使得呼吸不易的囮困，邊擦拭或著粉塵順下流淌的汗，拋磨出的粉塵附著在鼻樑上的鏡片遮蔽我的視線，卻又不能有風扇的攬動，因此憋得臉面漲紅呼吸困難，如此塗妝的施作方法，常惹得自怨自哀顧影自憐，像是作品都得做的極其用力且千辛萬苦，方能夠表達創作的艱辛與嘔心瀝血。

審視過去的種種創作思維與跡象，猶如是在一種自我虐待懲罰的儀式中，用身體產生的難受，祭奠著內在的情緒陰影而不自知，在神經質的模式裡重複去除、遮蓋、拋磨，填彩，像患了強迫症般讓自己耽溺在這樣的創作過程，藉由身體的難受提醒心裡的疼痛。也許是種試圖想與人訴說，在創作上的極其繁瑣困難，想博取別人贊同自己的不容易，也希望聽到別人對我的讚頌與安慰，為創作如此付出與堅持，為成就一件作品忍受製作過程對身體造成的折磨，如今想來這一切創作過程與途徑，就像在原生家庭積累的疼痛陰影所映射出的自己，在別人給予的贊同與安慰上，其實是隱藏內在創傷的我最想得到的安慰，卻是經由創作的掩飾滿足我內在創傷被安慰的需求。

檢閱自己的創作心情與態度，過往在女性頭像的創作裡，是把手上件件成形的作品，當作是撫慰自我内心創傷的對象，在重複整平的製作工序中修復，不讓其在作品上留下痕跡的動作，像是極力撫慰及掩飾自己内心不願被窺見的傷痕。梳理這一路的創作方式和感受，長期以傳統方式的做陶表現，思維上是已受到束縛與制約，也如原生家庭裡的陰鬱氣氛般壓抑到令我窒息，生活與創作呈現裹足和一層不變。

希望斷然的棄捨以往所用的圖妝表現方式，放掉繁雜彩繪的裝飾手法，與舊有習慣的創作模式切割，嘗試新的形式，全然地以雕塑的方式進行陶的媒材創作，用最簡單表現情感的造形語彙及肌理運用和單純的色彩，來呈現心境的轉折與情緒反射，對自我在真實聲音的外在表現，以刻意為之和一份企圖，冀望跳脫自我制約的框架。不論是針對現實中面對過去原生家庭所造成的情緒創傷的不再耽溺，還是擔心因改變既有的創作模式，而失去原本受到肯定的風格表現形式，都希望能在徹底想改變的強迫行動中告誡自己以示決心。而對於自己的創作，開始希望尋求不同以往只訴說美好一面的微笑表情，想以召回被刻意忽略藏在深沈處真實的憤怒、焦慮、悲傷和壓抑的內在情緒，透過自己形塑的作品，以純粹雕塑的表現，試著表達內在情緒能夠向外呈現可能的輪廓表情。史作檉在其《雕刻靈魂的賈克梅蒂》書中提到：

「傑克梅蒂的雕刻是從外面一層層剝進去，最後才得以呈現的深度表情。但同

樣我們也可以說，他的雕刻又何嘗不是從一種內在的本質裡，向外呈展的一種可能的表情？」。³

³ 史作檉（2007）。《雕刻靈魂的賈克梅蒂》。台北市：典藏藝術家庭。頁 36。



圖 8 周妙文〈桎困中的無奈〉，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 1225°c ， $22\times26\times46\text{ cm}$

以泥條盤築塑形，中空循序擠坯增長後封閉成形，沒有心棒不是以實心的內部往外添加陶土，而是在中空的內部向外撐擠，封閉後做內壓處理，外在表層如肉體皮膚，表現人體內外之隔的生命張力。沒有臂膀的身體結構形式，扁平塊體身軀如受到擠壓、制伏與禁錮，五官封閉模糊，化妝土泌泌澆淋流淌形成表層的微伏肌里，這是在成形坯體還飽含水份中即做處理，不至於澆淋過程因坯體飽含過多水份致使崩壞，白色化妝土上襯著絲絲紫紅化妝土，隱隱地如肉身中血管的暴漲，想呈現困於憂懼而無奈顫抖的狀態，一種壓抑隱忍脆弱憤怒的象徵，像是潛伏在自身體內，一股被禁錮的力量想從身體衝破而出。

希望得到粗糙歷經風霜的肌理質感，嘗試使用摻了比米粒還粗大的熟料陶土塑形，因粗大的顆粒我只能徒手揉練，黏土並沒法像練土機練過般完全抽真空，其塑性大大

消滅，而摃了像碎石子般的熟料，形成陶土塑性不佳結構蓬鬆容易開裂的性質，成形作品的過程時間，也不得不更放慢疊加往上增長的速度，而粗大有尖銳稜角的熟料，不僅刺痛甚至會刮傷手指，也讓我在塑形過程受到成形不易的挑戰，甚而需戴上棉手套捏塑，工作才能得以繼續進行。

藉由一樣是陶土媒材，內在質地因加入粗大顆粒熟料使其塑性改變，形成不同以往的陶土性質，而讓我得到了營造另一種肌理效果，這是在以往創作形式風格中未曾體驗的材質手感。雖然改變舊有的習慣是讓人惶恐，但守成著舊有與過去卻更是令人感到壓抑和莫名不安，面對現實中心裡想逃離過往情緒的焦慮與無力，和想改變既有的創作形式，只願能夠有持續堅持不放棄的決心，相信自己的靈魂將不會提前垂老槁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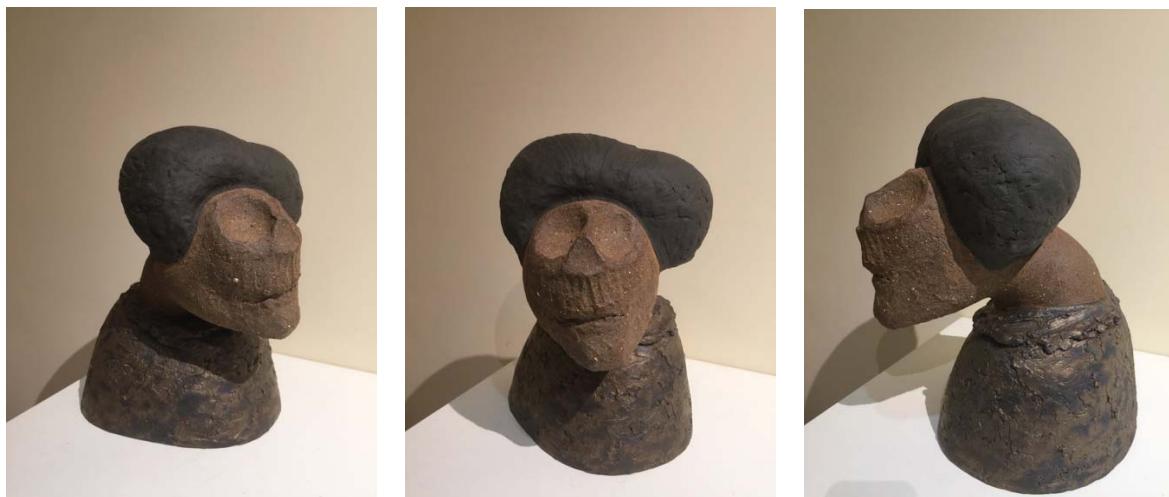


圖 9 周妙文〈無能為力的衰老靈魂〉，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釉，還原燒， 1225°c ， $36.5 \times 30 \times 44\text{cm}$

第三節 不要遺棄妳的憤怒

有了改變的決然就有了不同以往的心境，以不能落入父親情緒陰影的窠臼，於曾經在情緒中翻湧的自己，讓時間的推移在創作裡，傾倒出在壓抑中浸泡已久的憤怒，為此情緒凝聚開始塑形。也希望傾盡全力讓自己不要因為父親的陰影沒入潰堤的情緒而被打敗，更希望自己能像是一名游泳能手，在過去令人震顫波濤憤然的海水中努力地游，不要滅頂於自己蓄積出來翻騰的怒海中。

以前從沒正視過自己可能會被強大充滿破壞力的憤怒浪潮所淹沒，是在當身體提出可能已受傷的警告時，才讓自己在驚恐中意識對這殘留在身體裡的悲憤情緒，需要有正面相向的時候，視而不見只能是讓可能受傷成為真正的已受傷。逝者已逝，抱著因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裏對上天產生不公的質疑和不願原諒，就怕在這種無奈憤恨裡演變成日後情緒累積的性格扭曲，慢慢的在揪結中就真的沈入憤怒的海底，自己不能自救，別人也救不起你。



圖 10 周妙文〈震顫中的無畏之士〉，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 1225°c ， $19.5 \times 28.5 \times 44.5\text{cm}$

釐清跟過去疼痛情緒記憶只能是並存的事實，自己就不能再忽視，真實的面對原生家庭賦予人生的坑洞與傷疤，所引發有些時候沒緣由的情緒低落和暴怒，找到撫慰的方法。重新尋回安全與信任的連結，取代害怕從此被恐懼糾纏的惶惶不安。用形塑開始觸碰內在複雜情感世界的混亂，打開被拒於門外刻意忽視已久的憤怒，擁抱凌亂四分五裂的片斷情緒，透過自我的檢視，擷取並蓄積不同以往的思維能力，以脫離既有的創作成形習慣，用行動的感觸知覺，以直接的直覺手感，在混雜澆淋、疊加抹塗的色彩中，理出混亂的情緒感知，在創作的進行過程，分離出一件件曾經陷於情緒中的我塑形。

在陶土中捏塑，仍以頭部為創作主題的發展主軸，而頭部是具有思想與思考能力象徵，是希望自己能重新建立起具有思想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信心，而被遺棄於內心的憤怒與情緒包袱，能有自信的將之轉化於作品裡，就此跳脫被憤怒綁架已久的我，就像在此時眼下正進行的創作，如同過往的創作形制中盤旋於頭上的髮髻仍依稀可見還無法褪去，但在時間的稀釋和研究所階段創作過程的衍化，相信不論是個人情緒或是新的創作形式，都能慢慢被梳理出更靠近新創作方向想傳達形塑情緒最純粹的原形。



圖 11 周妙文〈不安的斜睨系列〉，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 1225°c ， $26\times23\times31\text{cm}$



圖 12 周妙文〈不安的斜睨系列〉，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氧化燒， 1225°c ， $26\times23\times31\text{cm}$



圖 13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 氧化燒, 1225°c , $21.5 \times 20 \times 23.5\text{cm}$



圖 14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 氧化燒, 1225°c , $26 \times 25 \times 39.5\text{cm}$



圖 15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 氧化燒, 1225°c , $33 \times 24 \times 36\text{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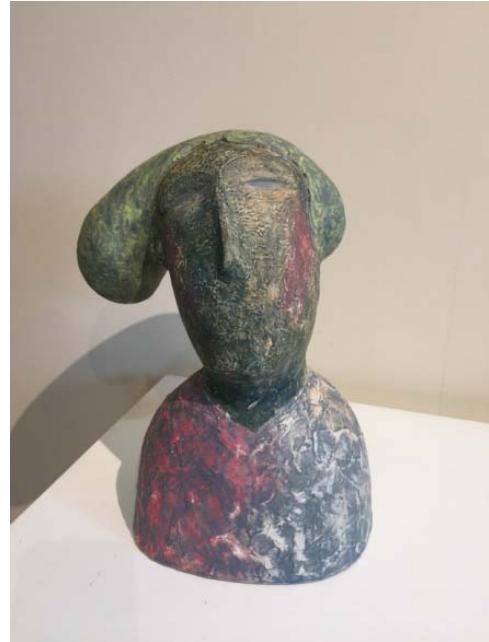


圖 16 周妙文〈無助、驚懼、壓抑、茫然〉, 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 氧化燒, 1225°c , $30 \times 24.5 \times 35.5\text{cm}$

對於情緒的積聚再如何克制，累積久了仍是會敵不過身心無法承載的時候，當開始投入新創作形式塑造的過程裡，面對立在眼前的塑形，被激發出來的情緒於不知不覺中膨脹，高漲的憤怒猶如有一團火焰燃燒著自身的軀體。在往事歷歷在目的情緒激憤中，鐵絲纏繞終形成散亂的瘋髮，抑制不住手上的動作，用力的穿刺戳疊泥土，化妝土泥絲絲垂流形成肌理，身軀火紅，如內在不斷淌流而出不可抑止的憤怒。沒有雙臂的身體，一種無從抵抗起，在蓄積的無奈中使情緒爆炸，將內心存在已久的那股憤忿之氣，渴望透過指尖極力想從身體迸發出去，全部注入眼前形塑中的動作裡，將自己當下此刻噴張的情緒烙印撕裂一分為二。對於被喚起不愉快影像記憶如此鮮明的自己，所感知的情緒疼痛將隨此塑形從自身分離出去，從身體內被拔除永遠定格在眼前的塑形裡。



圖 17 周妙文〈憤怒的顯影〉，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鐵絲，氧化燒， 1225°c ， $39 \times 37 \times 60\text{ cm}$

第四章 自我覺察

當大部分情緒都反映出人類經驗的黑暗面時，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而這麼多令人不安的情緒，又能幫助我們通過天擇的考驗，不就意味著，即使令人難過的陰暗情緒，也有其特定目的嗎？我們是不是不該試圖壓抑，而應該接受這些情緒，把他視為生命中有用的一部分？⁴

在家庭成長的生命經驗中，學習到的從來都只能是聽從，沒能有表達想法與意見的時候，而時間軸裡伴著的是隨父親喜怒情緒起伏而戒慎恐懼的家庭氛圍記憶，生活中戰戰兢兢，相對的也長出了屬於自己的情緒。但現今的我也願意相信生命中的安排是有其道理，也許我人生能夠有努力的動機是來自於這樣的成長背景，對於工作的耐性和堅持也是如此，接受不再試圖掩飾負面情緒，似乎也是在經歷過原生家庭中黑暗情緒時期，在渡過種種關卡的試煉後，才能覺察到生命中負面情緒的能量是需要被認真看待，抑制和拒絕承認都是對待自我生命的傷害，不再試圖掩飾只是覺察第一步的開始，找到如何面對情緒的方法是人生學習的最大課題。

⁴ 蘇珊 · 大衛 Susan David, PhD (2017)。《情緒靈敏力》(齊若蘭譯)。台北市：遠見天下文化。頁 60 。

第一節 尋找 · 我是誰

回憶過往從年輕至成年，甚而在有屬於自己的家庭後，都還是在竭盡所能的表現順從，努力有好的事業，希望做讓父母能引以為驕傲的子女，也試圖以自身得到的榮譽，取悅慰藉填補父親內心的遺憾和自己能受到認可的需求，這些都是想從父母身上得到建立被肯定與自信的愛，博取重視與認同的屈從。而自己似乎就像是迷失在符合與附和的性格裡，漸漸的對自己到底是個怎樣性格和是誰，都覺得模稜兩可和模糊。

對於性格呈現這樣的結果，也只能是在一種親情無法分割，必須試圖說服自己去接受事實存在的莫可奈何，行為和思慮也就常游移在原諒與不平中拉扯。對自己而言父親酗酒衍生的陰影是會有不平的憤怒與恨意，但隨之年齡的增長，人生經歷的累積，身為家庭中的一份子，只能慢慢以一種漸漸體諒的心境沈澱讓時間去淡化。對這樣的矛盾情緒，內心也常泛起質疑與糾結，能否做到真正的原諒，對於自己只能誠實的說，我需要更多時間消化並且找到和解的方法。

如此矛盾情緒也猶如目前進行中的研究創作主題，以回溯過去試圖釐清，對影響自己甚深的情緒陰影，所曾經處於的恐懼、壓抑、不安、憤怒等等情緒，回應其心理狀態過程，所衍生為立體造形的創作。知道仍還未全然達到真正屬於自己想表現的形式狀態，更多是處於在尋找更清楚確認形式的發展過程階段，找到更明確的能說出我自己是誰和創作形式的篤定，希望能在一次一次創作形式發展過程脈絡的演化，讓創作形式的篤定更清楚明確。也如自己以創作，從掩飾原生家庭負面情緒方式，進而也以陶土媒材的創作方式，找到消融在原生家庭蓄積的情緒陰影。對自己期許，學習技術是一種只要肯花時間和耐性都可能學會，但是對於獨立個體思考的能力，就並不是

人人都能學得會，極力尋求成為不單只有一份技術，更希望不論是面對人生的歷練，還是在創作上自己都能朝向成長為恰當表達思考的獨立個體努力。



圖 18 周妙文〈恐懼不安中的無助〉，2018，
熟料陶土、化妝土、釉，氧化燒， 1225°c ，
 $23\times30\times32\text{cm}$ 。



圖 19 周妙文〈抑制 \ 意志〉，2018，熟料
陶土、化妝土，氧化燒， 1225°c ，
 $49.5\times27\times54.5\text{cm}$ 。

在意志堅持下著眼於當前每個形塑中的自己所能專注的事情，擔心與焦慮勢必將會慢慢褪去，內在情緒也將隨著創作過程的漸次釋放，得以因於創作上紀錄曾經的情緒起伏，在時間推移的軌跡中，找到以更能被理解，藉由創作表現而轉化的內在心境過程的情緒外在特徵。知道自己仍有一絲躊躇氣息還未完全斬斷，包袱與顧忌仍是流露於眼前當下進行中的創作表現，需要再聚集更多堅定正面思考的能量，期待在能量聚積中，將之化為衝勁的動力，促使創作脈絡持續有新的思維注入和新的嘗試發現。

第二節 內在的聲音

創作希望改變的想法內心已有堅定，造形及材料於自己都是熟練的媒材，但進行過程中還是會有未確切篤定的猶疑，讓自己生出並沒太多自信是否能做到的信心。初期對創作女性的美仍是有所執著，且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程中，教授雖對於我的創作所想表現女性美這件事並不持反對意見，但總覺得自己並不是那麼清晰的能說清楚，為什麼想詮釋對女性美的表達。是以自身為出發點而演繹美的幻化，還是觀察女性後對不同女性美的形式呈現，過程的思維都在創作形式中打轉，而形式的背後想傳達的精神是什麼，總是有種說不出壓抑的包覆感，似乎對於形塑女性之美而言，並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總感覺似乎少了什麼，有東西埋藏於深層裡還不願說出來。

自己也清楚有些礙於面子的複雜情緒，很難不含糊其辭不經歷幾回掙扎就能輕鬆的面對說出來，於是反覆的在生活中繼續擔心被原生家庭的情緒黑洞困滯，在創作上隱隱的受著過往創作形式持續牽動，手感和思維總覺得還抓著依賴過去會比較安全的殘念，仍然感受到被舊有習慣無形繫縛和制約，不知不覺做出來的東西仍有以往創作形式的影像重疊。扯不斷無形牽引的線，讓我害怕會因此沈在困滯的流沙，無法掙脫而被吞噬，為此深深感到害怕和焦慮。

然而害怕只會讓自己停留在原地，對於自身面臨的問題根本無濟於事也無法改變和解決什麼。與其讓內心在自我想像力裡創造負面思考，不如強迫自己在擔心襲來時，用肢體行為不停地持續捏塑，透過專注於泥土媒材在物理性變異過程的對話，在水份、凝集、堆疊、成形、乾濕、照護、堅硬等特質反覆處理，隨情緒的穿出注入在自然純樸的黏土裡，於原始觸覺動作不斷反複再反複的形塑製作。

捏塑堆疊成形中追求良好的泥土塑性，對其結構支撐力的穩固提供相當程度重點要素，也會影響塑形過程，在造型結構上能否支撐得住是必須考量的因素和條件。以往都是將購置回來的黏土，在進入工作室後，會挑選多種土質各異的特性調配練製，目的是再增加其所需之黏性、塑性、和想要達到的胎土顏色，經由製作試片窯燒確認這些基礎條件後方為使用。但對於創作在進入新的形式後，這樣的條件不再刻意要求，而是以取得黏土材料後直接使用，讓塑形不受場地環境材料條件的設限，隨手即可進入徒手捏塑的操作，從原始的陶土材料開始，建立自己純粹捏塑的自由。

帶著對陶土的熟悉和在泥土的無限可能中，清空思緒，練習讓心念以不加思索的方式遊走於成形，雙手反覆的操弄，進行各種揉捻、堆擠、撐壓、拍打、搥擊、等等嘗試，沒精練過的陶土有更多不願屈從的個性，這樣的黏土性格，耐性則更被放大檢視，形塑速度越來越加緩慢前進，但轉眼隨時會崩塌攤裂的擔心也就不那麼的不可控制。在單純黏土所能觸及的柔軟中延展，發現陶土撕裂痕跡生出更多自然的不造作，而我則跟隨著這些撕裂紋理發生的指引，在材料的自然本質裡以最原始的感覺直塑，接受泥土混著每次當下形塑意識的情緒變化繼續發展演化。

第三節 面對

直至今日依然有因著父親而受情緒擾亂影響的困擾，原生家庭遺留於身體內在的情緒陰影，知道會因父親逝去能有逐步修復。對於存留的傷疤，思索如何將之慢慢淡化，而陶藝創作於我而言，已是走在一條療癒受此陰影困擾而自我修復的路徑上，更透過研究所階段創作主題的實踐，開始真正進入面對梳理。而也唯有在持續的形塑中，藉一件件陶塑的成形過程，如拋出問題的自問儀式，也如自我藉修補過程將之轉成創

作因子，對於曾有的情緒磨難，縱使無法就此別過，也是自己以轉變創作形式在人生中找到面對此情緒困擾和淡化的方法。

在藉由對過去的檢視後，選擇以最直接的方式把自己撕開，將思緒與情緒於創作中再重新分離、解構、掏洗。用記憶的迴光觸摸過去，喚醒跪伏於内心更深沈陰暗角落的疼痛，刨掘潛藏內在極不願被人窺視的陰影，與内心深沉處的惶恐、焦慮與不安，隨著冥想共感於陶塑創作中，將它們以更強韌的意志再度凝結，凝煉成長過程裏的生命經驗，與過往個人創作歷程，所交疊成形的思維與人格影響，強迫面對真正內在的聲音，撕裂出原始情緒的自己，將自覺與自我價值從新認定。

長大的人已無法再回到孩童時期自然純真的情感流露，開心時能肆無忌憚大笑，痛苦時毫無顧忌放聲大哭，我們得壓制住內在流動情緒的起伏。而抒發複雜情感堆積所造成的內心紛亂，是生命尋求能繼續生存的本能與衝動，人類的感情也是為最原始直接的創作慾望，透過將自己潛藏的情緒情感表露出來，誠實的面對自己，也希望傳達給別人知道，使他人能對於自己有所重新認識與了解。

格羅賽⁵在其藝術的起源中，曾說：「人們的內心有擾亂，而外表還須維持平靜的態度總是苦的；而得能藉外表的動作來發洩內心的鬱積，卻總是樂的。」⁶

⁵ 德國著名的藝術史學家、社會學家，公認的現代藝術社會學奠基人之一。(1862-1927)。

⁶ 凌嵩郎（1982）。《藝術概論》。第三章〈藝術的起源〉台北：全冠彩色印刷。頁24。

透過創作行為的尋求探索，不再壓抑情緒讓其回歸本我，以表達真實內在情感的形式，在創作上得到情感積鬱的宣洩，不繼續做讓別人喜愛自己和美好形象的維護，把內在的情緒交於身體，讓雙手於情感的驅使，恣意的讓情緒在眼前的形體上生長發展，任何留下的刻痕、肌理，都是訴說生命經歷曾經的印記，對過往的不堪和極力想維護的自尊，真正放下且說出口，讓生命擺脫過去的束縛，也在陶土雕塑創作中嚐到了另一種表現形式的自由。



圖 20 周妙文〈歇斯底里的憤慨〉，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鐵絲，氧化燒， 1225°c ， 1225°c ， $31 \times 30 \times 42\text{cm}$ 。



圖 21 周妙文〈不堪中的無奈〉，2018，熟料陶土、化妝土、釉，氧化燒， 1225°c ，
23x21.5x39cm

純粹的捏塑讓我更能把意念投入專注，情緒也更能直接反映在塑形上，更多的任性和不加修飾，及對美與正規視覺觀感的形象執著，在心態的轉念後更為釋放。面對回溯父親的酗酒和暴力，內心鬱悶想反抗的狂亂當時都只能壓抑，有時候更多的是希望就此能瘋魔不再清醒。形塑當下內在情緒聲音與過往記憶的震盪聚積，順應著身體，在脹滿的情緒中堆疊捏塑。鐵絲彎曲變成散亂的頭髮，捲著鐵絲的手隨著數量和時間增加，讓人逐漸泛起疼痛，直覺的化妝土澆淋，恣意而鮮明的色彩讓情緒加諸沸騰高漲，相形也喚出更多曾經疼痛的印記，膨脹出被揭示的傷疤，不管是歇斯底里還是不堪，都是映射當下回溯過往情緒的直接心境所成形的情緒輪廓，造形也在重新被擾動的記憶裡，在過去與現下的紛雜情緒中孕育。

第四節 顯影共存

更多的情緒開始在任性放縱的塑形中，隱隱感覺到了有些不同，於是持續以強迫自己專注在塑形上的方式，要自己的雙手勤奮於眼前，不管是不能否捏得出東西來，不管心情是否煩躁，氣餒、哀怨、慌亂、都得把自己置放在陶土前，圈在形塑的視線範圍裡，不能躲開轉身，雙手不能空閒。疼痛感召喚出的記憶，腦袋在無意識的回憶裡，循著隱隱做痛的神經牽動，所有對父親充滿著的矛盾、衝突、與已經無用的想像對談和質問情緒，在已揭開情緒陰影的傷疤前，完全的面對與傾注，形塑中的創作真正開始有明顯的變異。

與相識已久的摯友談論到研究所創作作品，好友觀看了〈祭奠〉作品後，給我的回應是這作品樣貌，極像是我自己的父親形象，當下內心很震動，心想這是自我內在，從父親去世後，自己在心裡一直想試圖詢問父親過去種種行為的疑惑和為什麼，而在塑形過程頻繁閃爍的父親形象，無形中被自己藉由創作形塑映射後的心裡投射，無意識裡將影像在腦海記憶中輸出，變成我眼前的陶塑頭像。

將長久累積對父親的不滿與想反抗的心，藉由潛意識在塑形中轉化成了父親形象，對其立在身前的塑形，將身體內在的壓抑、抗議，由一陣捶打、撓抓、掐擠的狂亂情緒風暴下，在堆壓攢挫後成為具體形塑出現，層層撕裂的傷疤暴露顯現。而我似乎找到宣洩積鬱存在體內情緒的方法，當下的暴力，使得眼前被塑形的對象頹頹沮喪，施作過程猶如執行懲罰，讓人有了報復發洩的暢快和返還源自父親情緒陰影的斷然。



圖 22 周妙文 〈祭奠〉,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 還原燒, $28.5 \times 23.5 \times 40\text{cm}$



圖 23 周妙文 〈祭奠〉, 2019, 熟料陶土, 1225°c , 還原燒, $23 \times 23.5 \times 38\text{cm}$

以前並沒有這麼單一的面對陶土，感受純粹塑形與各種痕跡的製造，總是抓著各種釉料及色泥拼命的往作品上覆蓋，而似乎蓋得越多越豐富，自己才覺得作品安全完整。然而從在這一路種種記憶回塑撞擊中，在膨脹情緒穿梭與駐足裡，創作與生命經

驗的交集過程，情感如洪流傾洩，情緒如波濤不可抑止的暴激，而被覆蓋在更深層隱蔽的情緒因子，在不斷自我強迫持續專注在塑形上的重複儀式裡，使我思路漸形清晰，也越來越沉浸捏塑痕跡的製造裡，感受著對泥土塑形的各種動作帶來的肌理驚喜。龜裂陶土形成粗糙的皮膚表面，而在不同速度的乾燥過程，大大小小裂縫細細密密的爬滿，膨脹沸騰的情緒色彩褪去，又一層障礙眼目的掩飾卸除，呈現更深層的內在表情，情緒也於此更為沈澱。隨一步步形塑當下情緒發展的直覺轉折，推撞出改變造形的更多發現，終至碰撞到有著撕裂傷痕藏得更為隱蔽的內在原始情緒，讓創作形式進入內在心境的窺視探尋又一次蛻皮演變。

情緒激情的能量聚積演化，在這一路的創作梳理中被徹底激化，就像與逝去的父親進行了一場內在對談儀式，一塊被下了重大鎖的殘破角落終至鬆動，在層層的剝除外在的掩飾，自我揭示傷疤後，父親形象頽傾崩塌，顯影出了躲藏在內心深處，醜陋且傷痕累累，畏縮到從未曾長大的陰暗小孩。一個隱身於黑暗扎在最深沈的情緒陰影，猶如受傷留下的殘疾，有著撕裂、扭曲、粗糙、畸形、怪異的臉面和身軀。長期竄動於內心各處壓抑的負面情緒，在陰暗無光處終於被拉扯出來，孱弱無助的原始情緒，萎縮委屈的樣態終於赤裸裸的曝露到有光狀態。

當自己看到它時有驚訝也激動，以扒光自己展盡傷疤的方式，內在情緒的陰暗面終於完全坦然，雖然對於如此赤裸的呈現，還是會存有驚心與矛盾，但本能意識卻是興奮於如此形式的形象顯現。終於有了拋走他人眼光不帶顧忌，不再遮掩也不想矯情的勇氣，說出長久的情緒創傷，用不同以往壓抑情感的創作形式的全然反差，形塑創傷中醜而不美的一面為創作表達，做為療癒並接受自己長久不願觸及的情緒陰影樣貌，將生命的缺損當成印記予以接納，卸下受父親影響的包袱與之面對共存踏步往前，真正走進自己內心的陰暗，打開內在的窗擁抱陽光。

長期感到被制伏的創作形式，此刻在最純粹的陶土形塑中，找到了不再受到羈絆的釋放，生活與創作中曾經的自我質疑，在經歷研究所創作主題自我刨掘的一番洗練後，開始有了信心。縱使在形式轉變後的新形態創作方式，不再是美麗示人，但能面對自我內心情緒感受而誠實表露，承認自己存有的不完整而接受自我，又得以能藉投入勞動行為的藝術創作發洩內心的積鬱，讓疼痛感成為拓寬自己的過程，悲愴之情將會被洗淨的少一點，樂在形塑之中的心將會更行的暢意。往後不論在任何時候對於會突然顯形竄出的情緒，和無從出口的積鬱都能在創作中找到渲洩與展現。



圖 24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1225°C，還原燒，
15x10.5x23cm



圖 25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1225°C，還原燒，
14.5x12x27.5cm



圖 26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3x13.5x26cm



圖 27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7.5x8.5x24.5cm， 9.5x6.5x21cm，
9.3x6.5x27.5cm



圖 28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1.2x12x22.5cm



圖 29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2x10.5x18.5cm



圖 30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13.5x8x23.5cm



圖 31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10.5x8x28.5cm



圖 32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225°c ，還原燒，
6.5x7x21.5cm



圖 33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 1300°c ，柴燒，
6.8x6.5x2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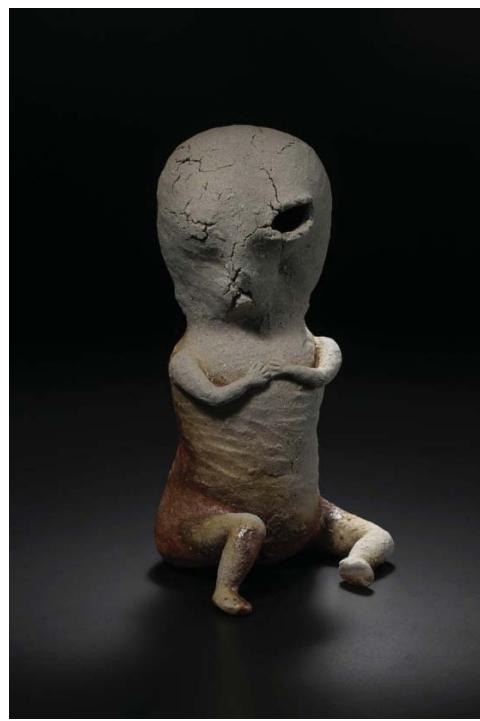


圖 34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1300°C，柴燒，
18x20x34cm



圖 35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1300°C，柴燒，
15x16x25.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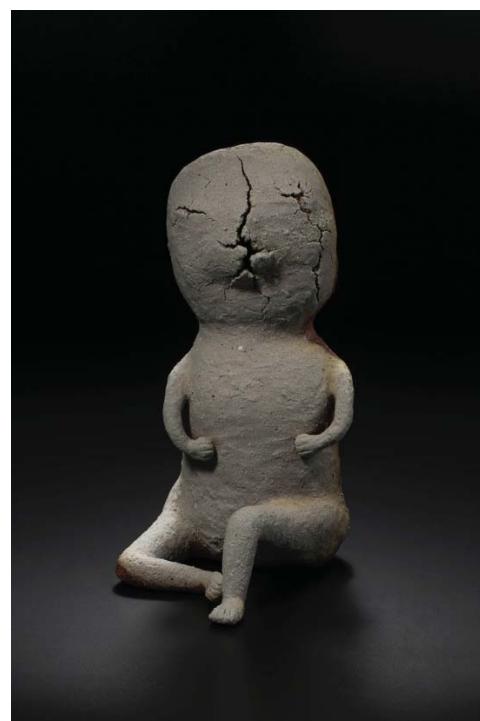


圖 36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1300°C，柴燒，
16x24.5x32.4cm



圖 37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1300°C，柴燒，
22x20.7x36.6cm



圖 38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化妝土，1225°C，
還原燒，16.3x24x31cm



圖 39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化妝土，1225°C，
還原燒，15x21x32cm



圖 40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化妝土，1225°C，
還原燒，16.3x18.3x25.5cm



圖 41 周妙文〈內在竄動的情緒份子〉，
2019，熟料陶土，化妝土，1225°C，
還原燒，15x21.5x26cm

第五章 邁向釋然

在婚姻中另一半的全然支持與包容，才真正開始學習到如何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讓我重新拾起對人的信任與放心。對喜歡不喜歡，討厭與否，於往後當下的情緒，開始能怯怯懦懦表達出口，不困在自我想像的想法，不再否定逃離，適時表達自身收到的不舒服，也練習覺察過去每個當下的情緒，以身體感受心裡的反應，重新再度認識自己和自己的身體、身處的環境、自己的意志，與自我存在的探求。

在面對創作中的陶土，材料本身已不是材料，已如關係親密的夥伴，而陶的形塑之間儼然也已成為我述說情感的語彙。回想自己以往的創作階段，用很多時間是為造形構圖刻繪，在充滿圖紋、色彩，線條覆蓋的創作中，運用極多色料調製而成的化妝土和多種釉色點綴。循環的色泥調製，釉料選色搭配，一桶一桶化妝土泥料和瓶瓶罐罐的釉色，來來回回的使用列排放收，讓自己沈浸在的色泥製作準備和線條刻繪，還有紋飾構圖等安排，這些製作過程，分散了自己思考純粹對創作的內在聲音和精神，但也因為是如此對色料化妝土的特性則能夠熟稔運用，過程雖然繁瑣，但卻累積對材料特性熟練後的了解和能夠輕鬆駕馭的收穫。

以往的創作形式在釉色和化妝土色彩的裝飾下展現漂亮，是希望讓觀看者心情愉悅，也讓自己透過這樣表現美好形象的創作，因這樣的表現美好而得到被在乎讚美與呵護，能夠讓自己心情被安撫，一種質疑中的小心翼翼經營，也有種擔心怕被忽略或被拆穿甚麼似的想盡力維護而戰戰兢兢的心境。如今反觀過去面看現在的自己，對當時的自己或許是種最適切的形式方法，能讓環境對自身所造成的負面情緒的憤然能量，有被圈制轉移與抑止，而不產生行徑失控或者自我傷害的行為。

進入研究所後的歷程，思維與視界接受到震盪，也因此能不再陷於刻意構思過的線條與形色框架，進而能將以往熟練的創作方式暫且擱下，給自己選擇回歸陶土媒材物質性本質的機會，尋求已非常熟悉表面塗飾以外單純材質的體認，因而收穫到面對陶土材料性質在陶塑表現的熟練，也更讓自己有了新的思維，重新體驗泥土在雙手間揉、捏、擠、壓、捶打、攬挫的形塑，也能夠不假任何圖飾，不討好觀者，只為表現自己內在情緒感受，能任性的跟著心念走，釋放出自我挑戰的勇氣，任由身體由外向內需索探求。順隨當下意念以身體的直覺動作反映心裡情緒狀態，回到只單純述說情感的本能，也終能於創作中凝煉出內在情感的真實面對，建立了新階段自我存在價值與新創作形式。在身體帶領雙手的勞動中，在已知與未知的操作細節變化裡，讓我感受到純粹陶土捏塑過程不受預期變化的驚喜，於是牽引我更加堅定，朝著純粹雕塑的手法以陶塑表現，將創作意念與內在情緒揉合，讓情緒噴發在陶塑形式的創作中，情感直接表露，讓其在作品中所釋放的情緒，能被看見的意圖更清晰且明確。

從一路分析梳理過往嚴謹的創作形制到新創作形式產生的過程，進而開啟能正視面對過去不好的情緒包袱，也找到能真正自在淡然面對生命能繼續的方向。而在陶土柔軟性質的創作中，讓我更從沒經過精練的陶土裡體驗到，它就像自己很難控制的情緒，雖有柔軟的黏性，但塑性卻是因有柔軟的掩護，讓人似乎覺得可以控制，但卻會在你沒耐性或不注意時塌陷，你得時時正視著它這樣的特質狀態而與它耐性相處，才能找到適切的時間點和方法好好的對待。而在順著沒精鍊過的陶土塑性經驗，自己從新形式陶塑的創作中，對負面情緒找到了其對應性的體認，只要願意正視它和多一點耐性與時間的相處，縱使再多不好的負面能量也都能找到適切的釋放方法。

看著一件件新創作形式的成形作品，其實已無關好與不好美亦或是醜，這過程都已梳理了內心的糾結，相對也釋放被封存已久的負面能量，讓自己認清自我所擁有的

真實，更激發了自己不再陷於拘泥、束縛、羈絆的創作形式，回歸生命和創作的簡單，如同泥土材料回復於物質本身的純粹。在陶塑柔軟性質形式的創作，更領略到泥土另一種延展的驚奇與雀躍，讓我興奮於以此新形式的創作有更多躍躍欲試想嘗試的挑戰。

參考文獻

專書

1. 許皓宜（2018）。《情緒陰影》。台北市：遠流。
2. 林語堂（1971）。《林語堂思想與生活》。台北市：德華出版社。
3. 史作檉（2007）。《雕刻靈魂的賈克梅蒂》。台北市：典藏藝術家庭。
4. 蘇珊·大衛 Susan David, PhD (2017)。《情緒靈敏力》（齊若蘭譯）。台北市：遠見天下文化。
5. 恩斯特·格賽羅（1862-1927）。德國著名的藝術史學家、社會學家，公認的現代藝術社會學奠基人之一。
6. 凌嵩郎（1982）。《藝術概論》。台北：全冠彩色印刷。